

【小說組第一名】

綠蔭時

第一章 夙昔青雲志，蹉跎白髮年，誰知明鏡裡，形影自相憐

清晨，六點三十七分，淡淡的晨光透過深藍的窗簾布，灑在房間裡冰冷的白色方形瓷磚上。李老先生一向睡不熟，早就醒了，躺在床上，實在不知道怎麼打發這另一個二十四小時。李老先生用患了青光眼的眼睛環顧四周，像是要把木椅上的花紋也看得一清二楚似的。其實對他來說，閉著眼與睜開眼也沒什麼差別：閉上眼，一片黑壓壓；睜開眼，則是一團團白霧。閉眼看不見，睜眼也看不清，究竟哪個好些？

李老先生靠著助行器，拖著細瘦如柴的雙腿，顫抖地向前行，出了房門，來到客廳。超大液晶螢幕電視的前面，一張籐椅靜靜的等在那裡，上面鋪了層厚厚的椅墊，從椅墊中央凹陷的程度來看，猜得出李老先生睡眠以外的時間都是在那裡度過的。

城市裡的太陽終於爬得比水泥大樓高了。
「爸！你今天這麼早起啊？」惠瑤一邊打著呵欠一邊替她的貓甜甜倒飼料。她的父親沒有答應她，仍然坐在籐椅上，一言不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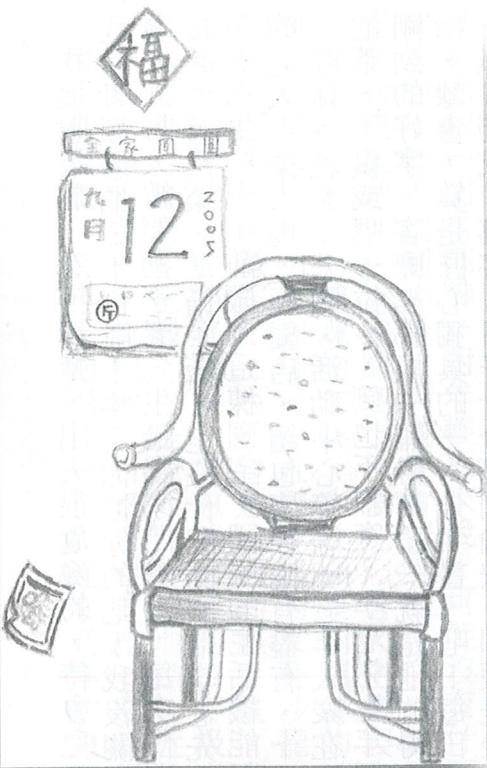
「爸？我今天下班要跟麗娟去逛街，可能會晚點回來：爸？爸！」看著父親的背影惠瑤實在無法確定重聽的父親到底有沒有聽到她說的話。

「我聽到了！你跟一隻貓講話這麼輕柔，跟我講話就一定要

到了這個年紀的未婚女子大概都有「一個人生活」的體悟。所謂一個人生活，包括一個人吃飯、一個人逛街、一個人旅行、一個人看電影、一個人大笑、一個人大哭：不是沒有情人就沒有朋友，而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事業和生活，朋友間的情誼跟家人情人之間的那種緊密是不一樣的。那惠瑤的家人呢？兄弟姊妹雖多，但從小感情並不十分融洽。說也奇怪，大哥、二哥、小弟個性南轅北轍，小時候打打吵吵也罷，各自成家之後便少有往來，連過年也難得聚首。唯一的姊姊與惠瑤感情不錯，但嫁到基隆後，還是那句老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事業和生活」，惠瑤也不好意思常去打擾姊姊。

曾經，她很慶幸能和爸爸作伴，下了班有人陪她說話，爸爸也有人能替他解解悶。但這幾年來，父親似乎只記掛著自己老化與病痛的悲哀，從日常感冒傷風到青光眼、白內障無一不弄得大家人仰馬翻。任何的不舒服、不痛快，父親都堅持要跑一趟醫院，做子女的自然而就少不了要陪父親大人出巡巡查台北市各地教學醫院及市立醫院。日子慢慢變得單調、煩悶：父女間不是冰冷的沉默，就是幾句壓抑的怨言。小小的公寓像不停收縮的氣球，因熾熱的怨氣而膨脹，因陡降至冰點的冷戰而收縮。

「爸，那我出門囉！」經過一陣手忙腳亂，惠瑤換好衣服，



這樣大聲吼叫嗎？」李老先生的雙眼如兩只大碗一般，空洞但盛滿了怒氣，直直地對著前方。枯枝般的雙手緊抓著椅子兩邊的把手，因憤怒而布滿青筋，有一瞬間，惠瑤以為那是一條條小蛇在垂死前快速蠕動、顫抖。

「爸：你一定要這樣嗎？你剛剛都沒有回答我，我以為你沒聽見啊！」惠瑤嘴巴說著，手一面替父親泡牛奶，腦子一面想著今天到公司要處理的採購案，兩人又是一陣沉默。和爸爸一起住了七八年，看著父親一路從威嚴的巨人，變成沒事就胡鬧耍賴的小孩，她已經沒力氣跟爸爸辯駁了。

惠瑤今年四十五歲，未婚。沒錯，就是因為未婚，所以五個兄弟姊妹中，只有她一人和爸爸同住，只有她一人要天天忍受老年人的絮絮叨叨，只有她一人要應付老年人生活能力逐漸退化的窘迫。她也不是沒有自己的煩惱：二十歲時的她，跟其他女孩一樣，懷著綺麗的夢想，相信自己不久的將來就會走入家庭：每天目送丈夫上班，雞飛狗跳的哄小孩子吃早餐、上學；但不知怎的，挑來挑去，夜校裡幾個男孩都不順眼，心想再等等看好了，也許白馬王子就快出現了。三十歲時，昔日的同窗好友一個個送來紅色炸彈，惠瑤在喜宴中，笑容滿面地唱著千篇一律的「百年好合，花好月圓」，再愁悶滿懷地吞下苦澀的孤單寂寞，她什麼也不想，只想趕快把自己嫁出去。然而，四十歲了，這個願望還是沒有達成。兄嫂也會幫她介紹過對象，甚至建議她加入婚友社或參加「我愛紅娘」之類的節目，但惠瑤的個性保守謹慎，一方面拉不下臉，一方面也倦了。「算了，一切隨緣吧！」

總算要出門了。父親依然坐在籐椅上，一言不發。「甜甜，我要去上班囉！在家要乖乖的：好不好：親一下！嗯：好乖！」當波斯貓甜甜湊到惠瑤腳邊摩蹭撒嬌，關機的電視螢幕映著李老先生臉上扭曲的五官。

女兒出門了，也好，省得看她和那隻扁臉的畜牲膩在一起。對一個興趣不廣泛兼之個性保守的老人來說，時間是靜止的，只有偶爾從打盹或沉思中回過神來，才由光影的變化猛然驚覺時間的消逝。

上午九點，李老先生的思緒被嘈雜的開門聲給拉了回來，原來是錢太太。自從李老先生動了白內障手術，李家的子女就找了錢太太到李家做家事和煮飯。錢太太是個活力充沛、豪爽還有個大嗓門的女人。看到她總會令人聯想到菜市場裡賣菜的歐巴桑：一面大聲吆喝招攬生意，一面收錢找錢，即使客人再多也不會把張家的小白菜拿成林家的空心菜，是個有條不紊的精明女人。錢太太的故事就和民視常演的那種鄉土劇大同小異：有個愛酗酒、不管事的丈夫，一個女人挑起養小孩、侍奉公婆的生活重擔。但錢太太生性樂觀，努力打拼，咬著牙也把孩子們都拉扯大了，現在本來是該享清福、在家裡含飴弄孫的時候了，不過錢太太就是精力充沛，閒不下來。左右沒事，到李家幫傭既可打發時間也可賺點小錢。

「李先生，今天天氣不錯，要不要出去走走啊？甜甜：你也吃過早餐了吧？哈哈：聞到魚腥味就興奮了：不可以呦：這不是給你吃的：」錢太太進門摸了摸貓咪，就趕著進廚房，把剛買的菜放到冰箱裡，同時拉大嗓門和李老先生說話。

「不了不了：人老了，走不動了：我還是待在這兒就好：」
「唉：您說這什麼話：我也快六十了，還不是能幫忙打掃做飯？」

學獎

「我這眼睛啊：看不清楚，出去很危險的，待會兒要是跌倒，我這骨頭恐怕：不行啦：唉：你忙你的吧！我沒關係的。」錢太太每天總要勸李先生踏出家門走走，每次任務都失敗。接著忙著洗菜、準備午飯，也沒什麼閒暇陪李先生聊天。李先生約十年前搬到這棟國宅。國宅的生活機能很適合退休後的老人，菜市場、理髮店、麵包店等應有盡有，十分方便。此外，社區內就有小公園、活動中心等，老年人聚在一起聊天、泡茶、下棋或唱卡拉OK，倒也不寂寞。李先生年輕時練就一手剛勁的好字，客廳裡那幅「難得糊塗」就是他的得意作品，融合楷、隸書，算是匠心獨具的「六分半書」吧！每日看報、讀書、下棋、訪友、寫字，日子十分悠閒愉快。即便是後來眼睛不行了，得靠放大鏡才能看報紙，走出家門，總碰得到和他一樣操著濃重鄉音的外省老人。大夥一會兒說說大陸家鄉的山山水水（即使對家鄉的印象停留在四、五十年前，依然能夠侃侃而談），一會兒說說當年吃了多少苦才跟著軍隊撤退到台灣，互相吹噓自己還是年輕小伙子時有多英勇；老爺爺們說得眉飛色舞之際，便能暫時忘却身體不停退化的悲哀。

老年人對青春不再的感慨可不如林黛玉、杜麗娘之流那般膚淺，什麼「良辰美景奈何天」、「什麼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年紀輕輕談什麼「紅顏老」？正值荳蔻年華的年輕女孩絕對無法真正了解體力、精力都在走下坡時的那種恐懼和無力感。為什麼總是走到超市，卻想不起來要買什麼東西；提款機的密碼明明就常用在，怎麼一時就是想不起來；遇到老同學，開心的敘舊，從前的事都記得一清二楚，卻想不起來同學的名字。老化？就是一點一點的退化，累積成巨大空洞的失落感。李先生一向注重養生，小心謹慎地照顧身體，但他的視力在這兩年因青光眼而迅速退化，到現在只剩下眼百分之三十的視力。除了醫院，他再也不願意踏出家門了。不能看報也不能寫字的生活，讓李先生陷入沒有出口的自怨自艾。

※※

小孩。」

「我打算把小孩送去給我婆婆帶。我老公說他下班以後可以開車來接我們，一起去看看怎麼樣？」

「嗯：」惠瑤有點猶豫。雖然麗娟的丈夫她也見過，和麗娟一樣都是健談、好相處的人，但別人夫妻去喝咖啡，她湊什麼熱鬧？

「唉呀：沒關係啦！妳不要想太多：」

夕陽西下，台北街頭下班的人潮慢慢湧現，學生、上班族倉促的腳步和早晨沒有兩樣，只是多了些疲憊。慢慢的，黑暗完全籠罩天空，五顏六色的霓虹燈連成一條蜿蜒的巨龍。

惠瑤走下大門口前的階梯，看到漆黑的天色，心中一陣愁悵，暗暗地吁了口氣：「啊！一天又這樣過了！」，早上八點進辦公室，陽光亮燦燦的；晚上八點離開，卻是一片黑暗。在辦公室裡焦頭爛額十二小時，好不容易掙脫出來，恍如隔世。

惠瑤和麗娟縮著脖子、搓著雙手站在大門口等車，台北的秋天日夜溫差大，最是讓人難以招架。坐上車後，不知道為什麼，惠瑤突然開始有點後悔，雖然她也想過去名聞遐邇的明星咖啡看看，但她總覺得她沒事為什麼要自討沒趣，和一對夫妻一起去呢？她大可自己找幾個姊妹淘，趁假日的時候再去那裡泡一整個下午，豈不更悠哉？麗娟也真是的，明明說好要去逛街的，怎麼臨時變卦？好在麗娟夫妻都很風趣幽默，一路上逗得惠瑤哈哈大笑。

武昌街上的「明星咖啡」對年輕人來說，可能沒有什麼吸引力。新一代的年輕人提到咖啡，大概只會想到STARBUCKS那種「商業型」的連鎖咖啡店，由廉價小工讀生照著大企業製定的統一配方，泡出一杯杯沒有靈魂的咖啡，木紋圓桌間飄蕩的不是咖啡香，而是銅臭味。「明星咖啡」是五零年代的文藝沙龍，周夢蝶、陳若曦、白先勇、隱地和三毛都曾是這裡的座上賓，黃春明更曾在這裡被編輯逮到，逼著交稿。像惠瑤這樣的四年級生都知道，「明星咖啡」是文化聖殿，也是現代文學的地標。近年來一股懷舊的風潮，促使老火車椅和大理石桌回到這裡，重新開張，迎接老作家回來啜飲一口年少的過往，也歡迎中老年的讀者們帶

第二章 獨眠雖已慣，秋來隻自愁。火龍恒暖腳，行障鎮床頭。

眉含黛俱斂，啼將粉共流。誰能無別恨？唯守一空樓。

惠瑤穿著咖啡色襯衫、米黃色混紡低腰長褲，再搭上nine west金色高跟鞋和GOLF包包，素雅的造型中不失時尚風采。她雖然外表不出色，平時也不化妝，但保養得宜的皮膚和瘦高的身材讓人絕對猜不出她的真正年齡。

惠瑤出門時的那股怨懟一照到早晨暖陽的光，便全蒸發了。博愛特區裡車水馬龍，惠瑤下了公車，樂得走馬看花，不必忍受塞車之苦，讓自己在上班之前，有一點緩衝的機會。惠瑤在公家機關工作，因為不是正式員工，所以並沒有享受到所謂「鐵飯碗」的好處，但所得的薪水對一個單身、沒有家累的女子算是十分豐厚的了。

惠瑤因為工作常要用到電腦，所以和同一世代的中年人比起來，很能跟上時代，用電腦上網、記帳、文書處理等對她來說都易如反掌，甚至偶爾還會玩玩線上遊戲，跟年輕人一起瘋狂一下。網路可愛又可怕之處就在於誰也不能相信他的電腦螢幕，否則，十七八歲的叛逆少年怎麼樣也不會找媽媽輩的女人一起打電玩吧！一踏進辦公室，麗娟就興高采烈的跑過來。

「嘿！惠瑤！有沒有聽說『明星咖啡』最近重新開張的事？我們下班以後去那邊喝咖啡怎麼樣？」麗娟是惠瑤的同事，也是吐苦水的對象兼一起四處血拼的戰友。

「不是要去東區逛街嗎？妳說妳老公今天難得要幫你帶



著仰慕的心情感受一下這裡的文學況味。

然而，惠瑤踏進咖啡館沒多久，就發現事情不大對勁。一個穿襯衫的黝黑男人坐在一張空桌旁，顯然也才剛到，一看到他們三人，就笑著對他們招手。惠瑤正想轉頭看看後面有沒有其他客人，麗娟的丈夫竟也笑著招手，並筆直地往那個男人走過去。惠瑤一時只覺得咖啡味濃得薰人，想逃走。

「秉良，我們有點晚了。沒等太久吧？」

「哈哈：不會不會：這位是李小姐吧？妳好，我是施秉良。」他一看到惠瑤，立刻站起來，還附上一個四十五度角的鞠躬。

原來是相親！麗娟知道惠瑤很排斥相親，所以刻意安排讓她在不知情的狀況下認識新對象。惠瑤心裡很不高興，想不到麗娟硬拖著她來就是要幫她介紹對象，但人都來到這裡了，不好在大庭廣眾下發作，也不好意思扭頭就走。

「嗯：你好。」惠瑤勉強地笑了笑，禮貌性的回應對方。

「來來來：大家坐，不要太拘謹。」麗娟忙著炒熱氣氛，希望她這紅娘的任務可以順利達成。

「談：李小姐平常：喜歡什麼樣的休閒活

學獎

動？」秉良似乎很緊張，滿臉通紅，眼神不停的游移，不敢直視惠瑤。

「嗯：跟一般人差不多吧！沒事就看看小說、電視或電影。」惠瑤不好意思承認她也喜歡打電玩。

「真的嗎？談：我大學的時候很喜歡白先勇的小說，也很喜歡徐志摩和余光中的詩，偶爾也會模仿他們寫一點新詩：談：附庸風雅一下：嘿嘿：」秉良說話的時候，一隻手不停的在空中指指點點。

「喔：真是了不起！」惠瑤臉上帶著淺淺的微笑。看著對方緊張笨拙的樣子和說話時奇怪的口頭禪，心裡直想大笑。

「秉良在我們公司可是出名的好好先生，脾氣好又有禮貌，是標準的黃金單身漢，對不對啊：哈哈：」麗娟的丈夫拍拍秉良的肩膀，想緩和一下他的情緒。

「談：哪裡的事：談：才沒有呢！才沒有呢！」秉良聽到這句話，急得雙手在胸前揮個不停，還不小心碰到桌上的咖啡杯。

「啊！糟糕：」咖啡杯和盤子匡啷匡啷地在桌上跳動了好一會兒，幸好咖啡沒有灑出來。秉良手揮到一半又急著想去扶穩他的杯子，一陣狼狽讓他的臉紅得像印地安人。

惠瑤原也是個害羞內向的人，但看到秉良緊張得快冒汗了，覺得自己好像有義務主動找話題聊聊。

「施先生喜歡貓嗎？幾年前，我姊姊因為我兩個小外甥會抓貓咪的尾巴亂玩，就把他們家的波斯貓送給我養。現在已經三歲半了，你不要不看看它的照片？」惠瑤自從養了甜甜，就把它當成女兒一般疼愛，常常對著貓咪說話，讓老爸十分吃味。就像許多父母會把子女的照片放在隨身的皮夾內一樣，惠瑤有機會就會讓她的朋友看看她的「貓女兒」。

「談：我也養了一隻貓，是美國短毛貓。本來我想養一隻喜馬拉雅貓，不過因為台灣的天氣比較熱，不適合養長毛貓：」秉良也是個愛貓人，提到貓，說話就順暢多了。

麗娟看他們兩人談論貓的熱烈情形，心情舒坦許多。咖啡館裡的文學氣息雖不能讓相戀的人變成沙特和西蒙波娃，討論起存

※※

「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動

這天晚上，錢太太在床上翻來覆去，輾轉難眠。二十年前，她的丈夫就因中風而離開她；十年前，次子腦部手術失敗，都還沒娶妻生子，年紀輕輕就受盡折磨而死。現在，她最鍾愛的么子，毫無預警就倒下了：昨天才帶了一罐維他命給她，要她把身體照顧好，還說放年假的時候要帶她出國玩：「最近景氣復甦，成衣的生意越來越好。媽，過年我帶你跟秀蘭他們去歐洲玩怎麼樣？」唉：誰說「天公疼好人」呢？

焦慮、擔心、憂愁、害怕、悲傷、困惑還有憤怒不斷輪迴，錢太太內心一直無法平靜下來。「爲什麼會這樣呢？鴻仁從小就乖巧聽話，這幾年努力打拼，好不容易賺了點錢，怎麼就遇到這種事？老天爺：求求你，一定要讓鴻仁撐過去啊！」

熬到清晨五點，錢太太實在沒辦法再躺在床上，雖然她知道她幫不了什麼忙，但她還是想爲小兒子做點什麼。她早早趕到市場採買新鮮水果，再趕到萬華龍山寺，祈求神明保佑鴻仁的手術成功。早晨的龍山寺不算擁擠，但也有不少早起的善男信女到此爲諸神上香。關公、文昌帝君、天上聖母等神像在廟裡各踞一方，鮮花素果皆擺滿了一桌子，喃喃的祈詞不停的在廟裡迴盪。但是，縱使香爐飄出的煙薰得神像的鼻子都黑了，不論是紅臉關老爺還是長鬚月下老人，仍舊一臉木然。神像面前終年白煙繚繞，世間的苦難，你們真的看得見嗎？

錢太太上了香，閉著眼睛拜了又拜，猶豫了一會兒，決定擲筊向神明許願，只要能讓鴻仁好起來，要她下半輩子：不，下輩子也行：都吃素來還願她也甘之如飴。錢太太慎重地許了願，放手一擲：兩只新月形的筊都是凸面朝上：是陰杯。錢太太不由得急了起來，匆忙把筊撿起，好似孩子們玩遊戲，輸了便嚷著不算

在主義；但咖啡蒸騰的香氣，卻可以讓彼此不相識的人拉近距離。

「李小姐，那：我們回去再聯絡：好嗎？」

「嗯：好啊！有機會看看你家的貓！」惠瑤覺得這個笑起來像在拍黑人牙膏廣告的男人和自己還算聊得來，多一個朋友也不錯。

惠瑤搭麗娟的便車回家，下了車，隔著車窗揮手道別，並目送他們，直到閃爍的車燈消失在前方的轉彎處。惠瑤微笑的兩頰慢慢放鬆，左右揮動的手也緩緩放下，轉過身，現在，又是一個人了。

門一開，甜甜就湊上前去和它的主人撒嬌，低沉的咕嚕咕嚕聲好像在低聲抱怨：「怎麼這麼晚才回來？」它的主人似乎也聽懂了，拿著逗貓棒和毛線球，一人貓玩得不亦樂乎，算是彌補一下甜甜的寂寞的滋味，她比誰都懂：。

晚上十一點，父親早就睡了，錢太太也回去了。惠瑤看到餐桌上一大盤切好的水果，心裡一陣溫暖，錢太太每晚總會削好水果擺在桌上等她回來，見到她也總要叨念：「怎麼這麼瘦，要多吃一點：水果都要吃完啊！」惠瑤自己早就到了當媽媽的年紀，但錢太太像媽媽一樣地關心她，讓她重拾從前小女孩的幸福。不過今天和往常不太一樣，水果旁邊還多了張紙條。

惠瑤：

我小兒子忽然昏迷不醒，送到加護病房，媳婦說他明天要動腦部手術。下星期我可能都無法來幫忙，妳要好好照顧自己，也要好好照顧你爸爸啊！

錢太太

數，吵著要重來，不甘心地準備再擲一次。這次，兩平面向上，竟是笑杯：錢太太忽然覺得有點兒暈眩，往左右看了看，像是在確定這不是一場惡夢似的。也許是老天也不忍心這樣對待一位古道熱腸、一生未做過虧心事的老太太，第三次她給了錢太太一個聖杯，讓她稍微心安一些。緩緩一下緊繃的情緒後，錢太太拿出手帕抹去臉上不知何時冒出的汗珠，期待下午醫生會告訴她一個好消息。

醫院的加護病房前，心急的家屬盯著鐵製滑門，不時瞄一下手錶，等待一天兩次難得的開放時間。聽媳婦說，醫生已把鴻仁腦中的血塊清除，但能否清醒過來，接下來的七天是關鍵。錢太太一面哄著鴻仁兩個分別念小學和幼稚園的女兒，一面對媳婦說：「不准哭！鴻仁一定會醒過來的！不准哭，聽到了沒有？」錢太太看到媳婦這麼軟弱，知道自己一定要堅強樂觀，擔憂害怕是不能打敗她的。護士緩緩地推開滑門，彷彿聽到家屬們內心的焦急。錢太太快步走向鴻仁的病床，迅速換上隔離衣並消毒雙手，人還沒走到床邊，就忍不住大喊：「鴻仁！快起來！不要睡了！你還有老婆孩子要養，你不要忘了！你不是說要帶媽媽出國嗎？你怎麼就不起來呢？」

除了臉因手術而浮腫，鴻仁頭戴著消毒過的紙帽，白色的被單從下巴蓋到腳邊，平靜的表情看起來就像是戴著浴帽睡著了。慘白的牆壁、機械的運轉聲配上排泄物令人作嘔的氣味，錢太太喊著喊著還是忍不住偷偷拭淚：「你一向最聽媽的話，對不對？不要貪睡了：快起來啊！鴻仁：」待抹乾眼淚，錢太太又是大踏步地走出病房，把隔離衣轉交給媳婦。看起來依然鎮定堅強，好似沒有掉過一滴淚，一點都不慌張。

等待，是漫長的煎熬。隨著對未知的各種臆測，錢太太的心情也不斷上下起伏。鴻仁住院的第三天，當錢太太講親朋好友發生的趣事給他聽，而媳婦秀蘭替他按摩腳掌時，鴻仁的右腳微微晃動了一下。

「秀蘭，你剛剛有沒有看到？你有沒有看到鴻

學獎

仁的腳？」錢太太看到時愣了一下，焦急的向媳婦求證。說話時，聲音興奮得直發顫。

「媽，你也看到了嗎？是右腳對不對？我還以為我眼花了！」

秀蘭一興奮，雙手更用力、更快速地壓揉鴻仁腳底、小腿和大腿的肌肉，相信這樣做，鴻仁就能快點醒來。

探病時間結束，錢太太和秀蘭忍不住趕快把這個好消費告訴所有守在加護病房門口的親戚朋友。「太好了！有進步！鴻仁要醒了！要醒了！」醫院裡一向難得出現笑聲，尤其是加護病房，然而：

老天就是喜歡開這種玩笑，四天後，鴻仁住院滿一星期，醫生判定他腦幹附近的血管破裂，功能恐怕無法恢復，能一直撐到現在，不過是靠著機器維持生命現象。原本以為事情會漸漸好轉，誰知到頭來只是迴光返照，人間又多添一樁「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劇。

錢太太怎麼也不能相信鴻仁什麼都沒說，突然就這樣走了。接下來的一個月，日子就在做七、找靈骨塔等事宜中混亂地渡過。紙蓮花、紙元寶家中堆得到處都是，錢太太一邊摺，淚就不停地湧出。喪禮上，她坐在後排，從兩旁的輓聯、鮮花、水果開始，最後目光停留在鴻仁的遺照，那照片還是今年中旬為了辦護照才拍的，想不到竟是用在這種時候：錢太太的心裡空蕩蕩的，若說孩子們是她頭上的肉，她的心，已死了一半。靈堂外細雨綿綿，參加告別式的人魚貫走出，秀蘭噙著淚水站在門口，一向親朋好友們道謝。錢太太則坐在一旁失神地望著靈柩慢慢被推上車，準備送去火化，她再也壓抑不住了：不僅淚水模糊了雙眼，「要好好加油」、「要撐下去」等對她說毫無意義的安慰也都聽不見了：賓客慢慢地離去，這場雨，卻越下越大……

※※



嘴，絲毫沒有發現她竟跟李先生講了一模一樣的話。一句「小孩都是這樣」，卻有兩樣心情。

惠瑤一邊講話一邊偷瞄電梯的燈號，總算盼到阿拉伯數字「二」閃爍的橘色亮光，電梯門終於開了。

「那李小姐你今天沒去上班要陪爸爸去哪裡啊？」

「嗯：我們去看醫生。」

「啊？真的啊！李先生要好好保重啊！那我先走啦！拜拜！」

「好，謝謝：下次可以帶妹妹來我們家玩：」惠瑤不由得搶著當父親的發言人。

轉過頭來，只見李先生皺著眉，看也不看她一眼。

「爸！你為什麼要在外人面前講這些呢？」惠瑤真的不知道該怎麼侍奉父親才不會被說是「不孝」的女兒。

計程車一路駛過中正紀念堂、國民黨黨部，惠瑤看著窗外景物不斷改變，車廂內，卻是一成不變的沉默，只有計程車司機滔滔不絕地從經濟不景氣、工作難找，一直罵到政治黑暗、治安敗壞，惠瑤覺得趙少康真該找他參加「新聞駭客NEWS8」的錄音。在惠瑤的印象中，父親已經很久沒有坐過公車了，不論去哪裡都指定要坐計程車。最離譜的是，有一次去看畫展，父親才下車就說他想到畫展會場，因為不想去公廁，竟立刻又坐計程車回家，上完再趕到畫展會場。有時候惠瑤會想：大家都說不要寵壞小孩，依我看，寵壞老人也一樣不應該。

下了車，惠瑤望著眼前這棟英國維多利亞風格的建築，不禁

第四章 生死中年兩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

錢太太請假的這段時間，惠瑤爲了爸爸的事忙得不可開交。光是找一個臨時的管家來代替錢太太就讓惠瑤傷透腦筋，不是價錢談不攏，就是父親嫌她們做的菜難吃或是不夠親切、不尊重老年人。接著，

李先生洗澡時在浴室裡滑了一跤，雖然沒有大礙，但李先生一直覺得膝關節疼痛，直嚷著要惠瑤帶他去看醫生。惠瑤放不下工作但也只好請假，扶著走路搖搖擺擺、如枯葉一般脆弱的父親搭計程車到台大醫院看病。李先生和惠瑤下樓時在電梯裡遇到住在樓下的張太太。

「李先生，好久不見啊！怎麼這麼久沒有看到你？」張太太是家庭主婦，正要買菜。

「老了：出不了門啦：我這腿已經不行了：」

「唉呀：不會啦！您老當益壯！大家都說您好命，小孩都那麼孝順，女兒也都陪在旁邊：」

「哼！小孩都是這樣，大了就各忙各的，哪有時間管我的死活？我也是過一天算一天啦！哪裡好命？我跟你說啊：」李先生最討厭別人說他好命，雖然語氣還是一樣慢條斯理的，但惠瑤知道父親又要大發議論了。

「張太太，我昨天看到你們家妹妹現在長好高喔！以後一定是大美女：」惠瑤一臉尷尬，趕緊找別的話題阻止父親繼續說下去。

「啊！謝謝！小孩都是這樣，一下子就長大了。當她還是小baby時，每天晚上都吵到我們睡不著，我還在想她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長大，想不到一下就要上幼稚園了。」張太太提到長得像洋娃娃的可愛女兒就笑得合不攏

偷偷地嘆氣。三天兩頭就到這裡一趟，她當初對華麗巴洛克裝飾的讚嘆聲早已被無言的嘆息所取代。若光看台大醫院舊大樓的地板，可能很難想像這裡是全台灣首屈一指的教學醫院兼醫學中心，許多地方凸凹不平，地板上磁磚的花樣大小也不一致，想來是因為地磚壞了卻找不到相同樣式的來填補。雖然它的外觀依舊優雅美麗，但畢竟已有八十年歷史了，內部裝潢都需要汰舊換新。惠瑤覺得父親也是一樣，內心比他的外貌、實際年齡還要衰老。

醫生說，李先生膝蓋附近的韌帶有一點發炎，只要吃一點消炎藥並多休息就可以了。不知道爲什麼，李先生對這位「效率」極高的醫生很不滿意。

「哼！這個醫生真是糟糕！才短短五分鐘就在趕人！也不檢查仔細一點：」李先生走出診療室就偷偷在惠瑤的耳邊抱怨。

「唉：爸！至少你現在可以放心啦！休息幾天膝蓋就不會痛了。我們回家吧！今天我做飯給你吃好不好？」惠瑤看爸爸似乎有意和她和好，既然假都請了，就討好爸爸一下，中午陪他吃頓飯，再到附近小公園散散步。

「不不不：我看我這個腳：嚴重得很。你下午陪我到萬芳醫院看一下好了，上次我聽老楊說那裡有個醫生很不錯，對我們這些老人很有耐心。」李先生對「看醫生」這件事好像特別有興致。

「爸？剛剛醫生不是說你沒事嗎？只叫你要多運動就是了，你跑去別家醫院幹嘛？」惠瑤百思不解父親爲什麼要堅持自己有病。不過她想一想，讓另一個醫生看一看也好，求個心安。

惠瑤馬上就了解爲什麼國宅裡的老人會推薦這位「有耐心」的家醫科醫生。

「醫生啊！我覺得走路的時候手腳都會發抖，我兒子說可能是那個：帕金：森：氏症是不是？你幫我看看好不好？」

「好啊：我幫你排時間做檢查，不過你做完檢查大概還要等一陣子才能知道結果。」

「還有我最近肚子左邊這裡也不太舒服，前一陣子偶爾還會有點頭暈。」李老先生看醫生一邊聽一邊點頭，沒有阻止他說下去的意思，就放心地講起他的病痛史了。

「這樣好了，我幫你安排一個完整的身體檢查，不過有部份需要自費、健保不給付的；至於你青光眼的問題，要不要住院觀察幾天？」醫生一手簽單子，一手遞資料給護士。惠瑤坐在旁邊不知如何是好，但聽到「住院」這兩個字，她非插嘴不可了。

「爸！上次眼科醫生不是說雖然青光眼沒辦法治好，但是只要你好好吃藥，視力就不會退化得那麼快嗎？你現在好好的，為什麼要住院呢？」

「說不定這個醫生有辦法啊！」李老先生顯然決定非要在醫院住個幾天才肯回家。

李老先生住院，像是扔了顆手榴彈，自己炸彈一扔，就搗著耳朵躲在白床單下，讓全家大小在外頭炸了起來，鬧哄哄的吵個沒完。惠瑤的大哥、二哥、姊姊、小弟還有嫂嫂們外加姪子姪女和兩個小外甥全都輪流來看李老先生，商討要不要雇用一位外籍看護來照顧父親。

李老先生住院以後就再也不肯走路了，每天讓護士用輪椅推著他在醫院裡的庭園賞花，還直叫惠瑤也去幫他買一台輪椅放在家裡，弄得惠瑤哭笑不得。

※※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室宜家。

星期五早上，惠瑤在擁擠的公車上半睡半醒，頭枕在拉著拉環的臂彎上，隨著車子搖搖晃晃，忽然手機鈴聲響起，把她嚇得睡意全消，忙著伸手掏手機。不巧的是，等她要接聽時，對方就

下班之後拿去給妳：然後：我知道妳下班以後都會去醫院：如果妳願意：我：我：我想陪妳去：不知道方不方便？」秉良口吃的毛病又犯了。惠瑤耐心的聽完秉良說話，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帶他見自己的父親、兄弟姊妹似乎意味著他們關係匪淺，若不答應的話，又覺得對秉良不好意思。考慮再三，惠瑤還是答應了秉良的請求。

傍晚時分的病房裡，惠瑤的大哥替李老先生換上新買的羊毛襯衫，二哥幫他綁鞋帶，姊姊在旁邊忙進忙出整理行李，小弟則負責辦理出院手續，姪子姪女在旁邊坐了一排，眼睛眨巴眨巴地望著他們的爺爺，似乎不太了解為什麼爺爺和他們三歲的小弟弟一樣，需要爸爸幫他穿衣服。惠瑤和秉良一踏進病房，看到這陣仗還以為是皇帝要出巡了。兄弟姊妹們看到惠瑤帶了個男人來看爸爸，雖然有點驚訝，但都很替她高興。

「談：伯父您好，我是施秉良，兩個月前：談：透過同事才認識惠瑤的。這籃水果是我的一點心意。」秉良雖然講話還是有點結巴，不過說話應對都還算得體。

「這些甜甜圈是秉良說要請大家吃的……」

「YA-」惠瑤的姪子們不等她說完就全都衝過來。

秉良從小在眷村長大，沒事就喜歡聽老兵們講故事，所以和李老先生一見如故，很得李老先生的歡心。在李老先生出院以後，也就理所當然的常到惠瑤家作客，陪李老先生說話，等李老先生睡了，再和惠瑤去吃宵夜或看夜景。惠瑤心裡很清楚，這種以結婚為前提的交往通常都不會維持太久，尤其是像秉良這種積極的追求，要維持長時間的熱情更是困難。她開始認真的思考他們兩人的關係，為什麼她左挑右選到現在都沒有結婚？是在尋覓澎湃、轟轟烈烈的愛，還是只是等待一個安穩的歸宿？她自己能養活自己，還能照顧年邁的父親，有必要為了找歸宿就讓自己牽扯進另一個家庭，並把另一個人牽扯進她自己的家庭嗎？她承認，要是在十年前，這種說話還會結巴，一副畏畏縮縮的男人，絕對不會是她考慮的對象；但現在，油頭粉面的小伙子只會讓她覺得幼稚，浮誇不實的甜言蜜語她聽了也不會放在心上，秉良的

掛斷了。「一通未接來電施秉良」

惠瑤這一陣子因為快過年了，工

作特別忙，再加上父親的事，裡裡外外都要顧，本來應當是沒有閒情逸致談戀愛的，但秉良三不五時傳簡訊給她，替她加油打氣，讓她心中暖洋洋的，畢竟，很久沒有人這樣關心她、體貼她了。雖然對秉良的認識不深，但有人追求至少滿足了她身為女人一點小小的虛榮心。中年人談起戀愛，不是電光石火，就是一場猜心的遊戲，以惠瑤的年紀，她應當選擇前者，速戰速決；但以惠瑤的個性，她自付給個一年半載，照著遊戲規則陪秉良玩一把應該沒有問題。賭贏了這一場，下半輩子有個人互相依靠當然最好；賭輸了，大不了維持現狀，最多賠上一段心酸黯然。以目前傳簡訊、寄電子郵件的情形來說，她知道秉良忠厚老實，是好好先生那一型的，但異性之間，若只有理性的剖析，缺乏一點衝動、一點神秘的吸引力，似乎就不叫做愛情了。恰如西洋諺語所說：「愛情是盲目的。」

秉良打電話給她做什麼呢？惠瑤自從上次在明星咖啡的相親之後，就沒有再跟秉良說過話了，簡訊、電子郵件既可保持聯繫，又可免去談話時尷尬的沉默，所以兩人很有默契，都沒有主動打電話給對方。惠瑤下了公車，深深地吸一口氣才按下撥號鍵，決定要回電話給秉良。四十五歲的女人處理這種事，緊張的程度竟和年輕女孩沒有兩樣，惠瑤自己都覺得可笑。

「喂！你好，我是惠瑤。施先生找我有事嗎？」

「談：李小姐喜歡：談：甜甜圈嗎？我訂了一些MR. DOUGHNUT的甜甜圈，因為妳說妳喜歡甜食。我想……談……」

體貼細心似乎證明了他會是一個很好的伴侶可以平平順順地走一輩子的伴侶。

二月中旬，秉良準備回苗栗老家過年，惠瑤到台北車站替他送行。

「苗栗今天天氣不錯，十五到十九度，多雲到晴。」惠瑤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趕緊補充一句，「我今天早上看新聞剛好看到的。」秉良心裡感激，但也沒有說出口，只報以微笑。兩人在車站候車的長椅上，天南地北的聊，這次，秉良說話終於不再結巴了。

「妳知道嗎？通常過年後是婚紗業的淡季，因為以中國人的習慣，會趕在過年前結婚。」雖然不結巴了，但說到這句話，秉良的手心還是不自覺地開始冒汗。

「真的嗎？大概就是所謂『討個老婆好過年』嘛！」惠瑤本來就不是那種遲鈍的女人，她知道秉良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但她想還是先裝傻好了。

「『三月新娘』或『四月新娘』聽起來也蠻浪漫的，對不對？而且：我那時候剛好可以休假。」秉良已經熱得把毛衣脫掉了。

「這樣啊：聽起來好像不錯：不過我不知道我不能請那麼長的假：」惠瑤這樣的回答，算是很明確了。火車即將進站，秉良又是高興又是著急，忍不住抓著惠瑤的手。

「那：等過完年我們再來討論。我會帶妳去一趟苗栗，好嗎？」

「嗯！」惠瑤笑著點點頭，「你快上車吧！我們再聯絡。」惠瑤目送秉良上車，並笑著對他揮揮手。如俗濫的偶像劇或電影情節一般，有一瞬間，她有股衝動想給秉良一個飛吻。等到最後一節火車廂也消失在她的視線內，惠瑤才轉身踏著輕快的步伐離開，從今以後，她再也不是一個人了。

第五章 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

今年除夕跟往年一樣，濕濕冷冷。台北街頭一下子冷清許多，路上行人大多手抱著胸前，頂著寒風快步走過，偶爾有幾個不怕冷的外國人，穿著短袖上衣，嘻嘻哈哈的拿著幾瓶酒走進pub，準備喝個爛醉。

李老先生坐在門邊，有點兒悶悶不樂。前幾天，李家的子女們興沖沖地告訴他，他們已經請醫生開立證明，以便申請外籍女傭來幫忙。

「你們都：申請好啦？」李老先生試探性的問。

「申請書還沒填好。等惠瑤結婚了，把錢太太辭掉，外籍的女傭可以全天候照顧您，這樣，沒有惠瑤也還有人可以幫您推輪椅和做家事。」出院以後，李老先生就希望有人能天天替他推輪椅。

「東南亞的？那語言：這個：一定不行的吧？我想這樣好了，你們請一個在家裡做家事，請錢太太幫我推輪椅怎麼樣？」李老先生怯生生的提議，聽起來有點疲軟。

「爸：請兩個不便宜耶：尤其你如果一定要請本地人的話：其實您只是眼睛差了點，還是可以自己出去走走，不一定要坐輪椅啊！」這顯然不是李老先生想聽的答案。

「錢太太的部份，我可以自己出錢。」李老先生很不高興，扯到錢的事，口氣也變得冰冷。

「爸：不止是錢的問題，您沒有必要請兩個啊！外籍女傭一個月只要兩萬二，而且可以做的事比本地傭多，錢太太一個月要五六萬耶！而且她還要去另外一家幫忙，您要她把另外一家的辭掉，天天幫您推輪椅嗎？」

李老先生瞪著雙眼，兩手擺在把手上，像被兒子逼著退位的旁充當翻譯兼擴音器。

「唉：阿凡：我這青光眼好不了啦：你們上課有沒有教這

個：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給我醫醫看啊？」

「啊？喔：我不知道耶！我可以去醫學院問問看：」老人家說話速度慢，再加上李老先生表情有些駭人，有凡一邊聽眼神就一邊飄移，身體也跟著晃來晃去。

「唉：老了，就是悲哀：阿凡，我是不是很囉嗦啊？」

「嗯？不會啦：爺爺您怎麼說這種話：」有凡聽了有點不知所措。惠瑤端著菜從廚房走出來，看到姪子的窘態，趕緊替他解圍。

「爸！人家有凡只是聽不慣您的江浙腔，不是嫌您囉嗦啦！您不要想太多。」

臘味拼盤、清蒸魚、佛跳牆等年菜陸續上桌，五個人也都坐定了。李老先生要有凡把所有的菜名都講給他聽。

「阿凡啊：桌上這些都是什麼菜啊？我看不清楚，每一道菜都白花花。」

「阿凡，你幫忙把菜裝一碗給爺爺吃。」惠瑤認為，也該讓



老皇帝，沒了實權還要擺出一副龍威難犯的樣子。李家的子女們看爸爸這個樣子，心裡也頗不是滋味，大夥兒忙了半天，沒搔到癢處，反弄得灰頭土臉。兄弟姊妹互相來看，一個勁兒地使眼色，但誰也沒講話。

「爸，那請外籍女傭的事就先放著，以後再說好了。過年後還是先請錢太太幫忙，這樣可以吧？那我們先走了：」最後還是惠瑤的大哥當先鋒。其他人聽了這句話也跟著起身，準備離開。惠瑤看大門關上了，也想躲回自己房間，走到一半，忽聽到背後父親爆出一句：「乾脆去住養老院算了！」

隔天，李老先生要惠瑤通知所有兄弟姊妹，除夕都不用回來了，理由是房子太小，擠不下。惠瑤的大哥就住在附近，即使父親鬧彗扭，還是帶了老婆、兒子來吃年夜飯。大哥的兒子有凡已經上大學了，李老先生嫌小孩子又髒又吵，所以孫輩裡，李老先生最愛跟他講話。

「阿凡啊！上大學怎麼樣啊？」

「啊？什麼？喔：不錯啊！」有凡一年只見爺爺一次，所以還是聽不太懂李老先生的外省口音。

「學校裡都學些什麼啊？」

「嗯：很多啊！物理、數學、化學還有很多通識。」有凡發現爺爺跟他說話時眼睛瞪得大大的，但都看著別的地方，心裡覺得很奇怪，有點害怕。

「『通智』？」李老先生耳朵不好，也聽不太懂有凡在說什麼。

「通識！通識課程。阿凡，爺爺聽不清楚，要講大聲一點。」惠瑤的大哥看他們一老一少雞同鴨講，只好在一

姪子學一學怎麼照顧老年人，所以在旁指示有凡挑一些較軟、較不需咀嚼的菜給父親。

李老先生用微微顫抖的手拿著筷子，安安靜靜的吃飯。當惠瑤和大哥聊到最近新上市的電子產品，惠瑤注意到父親的飯碗空了。

「爸，你還需不需要飯？」

李老先生好像沒聽到，卻轉過頭跟有凡說話。

「你姑姑就是不想多養我這個老頭子，才急著嫁出去。」有凡尷尬地看了惠瑤一眼，不敢說話。

「喔：還問不得的：好，我不問你就是了。」惠瑤實在很無奈，照顧父親這麼多年，弄得兩人水火不容，現在快要結婚了，父親竟連一聲祝福也不給她。有凡受不了飯桌上的氣氛，只好低著頭扒飯。此時電視上正播著火鍋料的廣告：一張大圓桌，坐得滿滿的，桌上熱騰騰的菜餚冒著白煙，每個人都笑容滿面地替別人夾菜：原來廣告和連續劇一樣，都會騙人。

西華大飯店的Oscar's餐廳裡，錢太太欣賞著典雅的黑色木桌椅和黑、白、紅方塊交錯的大理石地板。從二十歲結婚到現在，錢太太今年第一次不用做年夜飯，覺得閒得不太習慣。鴻仁走了，大兒子一家全都在國外，鴻仁的女兒又剛好去參加遊學團，今年的團圓飯，竟只有錢太太和秀蘭兩人，若再像從前一樣煮一大桌菜，也沒有人吃。不過，對於義式蔬菜湯、白酒蛤蜊義大利麵、紫蘇醬烤羊膝，或是飯後的巧克力蛋糕，錢太太都沒什麼興趣。

「秀蘭，明年就算還是只有我們兩個人，也別花這種錢了，我教妳做年夜飯吧！這種菜我實在吃不慣。」秀蘭沒說什麼，只笑了笑。鴻仁過世以後，她們兩人就相依為命，情同母女。對秀蘭來說，多了一個母親關心、教導她；對錢太太來說，則多了一個貼心的女兒。

四月下旬，惠瑤和秉良到加勒比海渡蜜月。天氣漸漸溫暖了起來，錢太太還是常常到李老先生那兒去幫忙。兒子過世了，日子還是得過下去，也許最好的療傷方式就是盡快恢復規律的生活。

「李先生早啊，今天天氣不錯喔：哇！好可愛的小狗喔：」又是一個無雲的大晴天。錢太太拖著菜籃子，仍舊精神飽滿，活力充沛。惠瑤結婚以後，雖然知道父親不喜歡小動物，還是送了一隻馬爾濟斯狗給他作伴。小狗看到錢太太，汪汪汪的叫個不停，還繞著錢太太嗅來嗅去。

「早啊：這隻狗簡直瘋了，每天都興奮地跳啊跳的，弄得我頭痛死了：」李老先生一個人在家，沒有什麼機會說話，看到錢太太十分開心，露出難得的微笑。

錢太太在廚房忙進忙出，一邊聽李老先生抱怨這隻狗帶給他的麻煩，好不容易把菜都洗好放進冰箱，像是忽然想起什麼似的，插嘴打斷李老先生說話。

「對了：李先生。今天要不要出去走走？出去溜狗？」錢太太這句話問了沒有一百次，也有一千次，從來沒有得到正面的回答。但今天看到李老先生話特別多，決定再次發起革命。

「呃：好啊！」李老先生愣了一下，但出乎意料地，爽快的答應了錢太太。

革命在無數次的失敗後，終於成功了：

傍晚的夕陽，像倒了顏料的調色盤，黃色、紅色混成暖暖的橘色。陽光照在李老先生的白髮上，閃動著光芒，白色的馬爾濟斯犬跟在輪椅旁邊跳上跳下：人生的黃昏，似乎也可以很溫暖。

醫一鄭穎

得樂感言

歪著脖子 對著電腦螢幕大眼瞪小眼
手指在鍵盤上快速舞動

腦中浮現 不同的場景 不同的人物

耳邊響起 曾聽過的 或是 想像的對話

時光就這樣悄悄地從電腦桌前流過

亮燦燦的陽光凝成冷白的月光

小人物就此有了悲喜 虛構的人名就此有了溫度

一字又一字 一句又一句

一段接一段 一頁接一頁

砌出一道石門

通往我的心 我的世界

跳了一個月餘的指尖圓舞曲

msn messenger成了我的信差

讓我收到第一批讀者的回應

在此我要特別感謝

品瀚 記得我總是一邊縮著冰冷的雙腳一邊打字 和你聊我的寫作

進度 你的鼓勵總是讓我在寒冷中一點一點地恢復溫暖

韵婷 我的第一個讀者 給了我建議也給了我信心別的不說 我只

想送你個吻

文彬 散布在十三頁裡的圈圈和小字 對你 除了佩服就是感動

昱辰 喜歡和你討論 因為鋼琴王子兼文藝青年 總是會有獨到的見

解

桂嘉 聰明的頭腦 邏輯性的思考 哥哥你是我的目標啊

祖鋒 一針見血的建議 你是我的最佳讀者